

# 誰是「齊物論」之作者？

傅 斯 年

## 一 述 題

今本莊子，爲向秀郭象所編定者，計有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。按，內外雜之分，一憑主觀，既無邏輯爲之差別，又無遺說爲之依據，可謂注者之私識，無關莊生一書之弘旨，讀者如不局促於西晉二君之藩籬，斯不當據爲典要。卽如齊物一篇，在莊書中獨顯異采，以文詞論，徘徊幽忽，不似他篇之昭朗翺翔也。以思想論，決然無主，不似他篇之睥睨衆家也。再以標題言之，莊子一書中，此篇之外無以論名者，自慎到荀卿呂不韋之前，亦不聞以論名篇，則此篇之可疑滋甚，此題之待證孔殷。無惑乎自北宋人發揮批評精神，此事遂爲經籍批評學中一問題。

疑此篇名者自王安石始，（王說引見後代人書，原文今不可考見。）而王應麟等暢其說。困學紀聞（卷十）云：

齊物論，非欲齊物也，蓋謂物論之難齊也。是非毀譽，一付於物，而我無與焉，則物論齊矣。邵子詩謂「齊物到頭爭」，恐誤。張文潛曰，「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，而物論之不齊也，而託之於天籟」。（下略）（按，今本柯山集不載此語。）

又，錢大昕養新錄十九云：

王伯厚謂莊子齊物論，云云（同上文所引，不重錄。）按，左思蜀都賦，「萬物可齊於一朝」，劉淵林注云，「莊子有齊物之論」。劉琨答盧諶書云，「遠慕老莊之齊物」。文心雕龍論說篇云，「莊周齊物，以論爲名」。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，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，其誤不始康節也。

誰是「齊物論」之作者

究竟誰誤誰不誤，今可考定，而本書作者亦可借此推求焉。

## 二 今本莊子爲向郭所定與古本大不同

欲解此題，宜先究今本莊子爲何如書。

世說新語文學章云：

初，注莊子者數十家，莫能究其旨要。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，妙析奇致，大暢玄風。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，而秀卒，秀子幼，義遂零落。然猶有別本。郭象者，爲人薄行，有儁才。見秀義不傳於世，遂竊以爲己注。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，又易馬蹄一篇，其餘衆篇，或定點文句而已。後秀義別本出，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。

又晉書向秀傳云：

向秀……雅好老莊之學。莊周著內外數十篇，歷世方士雖有觀者，莫適論其旨統也。秀乃爲之隱解，發明奇趣，振起玄風，讀之者超然心悟，莫不自足一時也。惠帝之世，郭象又述而廣之，儒墨之迹見鄙，道家之言遂盛焉。

又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序錄云：

然莊生宏才命世，辭趣華深，正言若反，故莫能暢其弘致，後人增足，漸失其真。故郭子玄云，「一曲之才，妄竄奇說，若闕奕意脩之首，危言游臯子胥之篇，凡諸巧雜，十分有三。」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，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。言多詭誕，或似山海經，或類占夢書，故注者以意去取。其內篇衆家並同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。唯子玄所注，特會莊生之旨，故爲世所貴。

據此，莊子一書後來以郭注爲定本。前此諸家雖崔譔注二十七篇，向秀注二十六篇，司馬彪注五十二篇，並箸錄于釋文，向秀注二十卷，（原注「今闕。」）司馬彪注十六卷，（原注，「本二十一卷，今闕。」）並箸錄于隋志，崔向司馬三家亦並箸錄于兩唐書志，然崇文總目即已不載，陳振孫謂「向義今不傳」，知先郭諸家均亡于唐世，或唐宋之際矣。今以現存各家莊子注對勘，不特篇卷無殊，即文字之差異亦復至少，知郭注既爲定本，諸家從此淪沒，今固不能見莊書面目於郭本之前。

類書等所引莊子有在今本外者，必由唐人猶見司馬本之故。（御覽雖編于宋初，然實抄舊有類書。）

然郭本實刪定本也。釋文序錄所引郭子玄語不見今本莊子注，意者當爲莊子注後序，或郭氏他文，今不可考。此文謂「凡諸巧雜十分有三」，是郭氏本對司馬氏本所刪除者，十居其三。按釋文敘錄載司馬本五十二篇（漢志同），郭本三十三篇，郭本正當司馬本百分之六十三餘，與郭氏刪芟什三之數相合。所謂「闕奕意脩之首，危言（或係卮言之誤）游臯子胥之篇」，今皆不可見，是皆刪之矣。且向郭二氏實魏晉玄風之中堅，文辭清華，思致玄邈，而考訂之學，則非所論也。故上之不如漢儒之質拙，雖欲改竄而不能掩其跡，下之不如宋世樸學諸賢，如朱熹蔡沈王應麟，疑古辯僞可得其正。乃竟指揮由心，率爾編定，其失多矣。恐向郭之本不特篇章有選擇，即詞句亦有所刪改耳。又按史記莊子列傳云：

莊子者……其學無所不闕，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，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漁父，盜跖，胠篋，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，無事實。

按，亢桑，及庚桑當並是空桑之轉。張守節正義以爲亢桑子即今本庚桑楚，張守節生當司馬本未亡時，此說當不異。其畏累虛一名，則司馬貞索隱云，「按，莊子畏累虛，篇名也」，是太史公所特爲標舉者，亦有爲向郭所刪落者矣。莊子一書，誠非盡莊子所著，然內外雜之分既不可據，向郭又非考定之才，其所去取，自是憑一家之愛憎而已。

今更進而論齊物論一篇之思想。齊物一篇，所論者甚多曲折，其文詞又復張皇幽眇，誠不可以一言歸納之。然郭注頗得其要旨，其言曰：

夫自是而非彼，美己而惡人，物莫不皆然，故是非雖異，而彼我均也。

此正天下篇謂慎到「舍是與非」也。天下篇所云「決然無主，趣物而不兩」者，齊物反覆言之，盈數百言，以多方作喻，其歸則「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」。「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」，而「辯也者有不見也」，正天下篇所謂「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也」。齊物論更詳申其義曰，「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則是之異乎不是也，亦無辯。然若果然也，則然之異乎不然也，亦無辯。」「是非之彰也，

誰是「齊物論」之作者

道之所以虧也」。至于「棄知去己」之義，齊物論中齧缺問乎王倪一節，所釋最爲明白。所謂「棄知」，並己之不知亦不知，並物果無知否亦不知。所謂去己，則罔兩與景皆無所謂己，人之所美，則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」者也。凡此相同之點，無待列舉。細以天下篇所述彭蒙慎到田駢所持義與齊物論比勘，自當覺其互爲注脚耳。

儒家曰：「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」。非儒者務反是，以爲物本齊也，乃有妄人儒墨者，自以爲聖智，立是非，辯人我，於是乎不齊矣。以不齊齊其齊也，不齊，猶莊子曰，「以不平平其平也，不平」。

齊物論一書，在莊子三十三篇中，「塊然獨處，廓然獨居」。文詞既絕與他篇不同，思想亦不類，今以天下篇莊子所以自述者爲準，知逍遙秋水諸篇最爲莊子之本旨，所謂「外死生無終始」者，外篇雜篇所載轉多勝義。齊物論者，猶不免以齊爲心，以齊喻齊，不若以非齊喻齊也，如是安得「上與造物者遊」乎？故齊物論雖能「與物輓轉」，而莊子猶以爲「慎到田駢不知道」耳。

齊物論詞句與莊子他篇偶同者，一見於庚桑楚，再見於寓言，皆抄襲齊物，無關旨要，蓋後人敷衍成文者，此不足爲齊物屬於莊子著書之證，適足爲齊物論混入莊學頗早之證。時至漢初，反儒墨用世之義及其認真之態度者，幾皆託底于黃老，於是乎莊子中甚多篇頗似爲五千言作注脚者，而莊老之分乃不易見。慎到之學，當至戰國末而微，以儒墨爲對，自覺其近于莊氏，其混入亦復近情。今幸猶存天下篇，可據以探其異源耳。

莊子之學，在漢僅附老子而行，至魏晉則轉以老子釋莊子。吾嘗以爲老學凡三變，而陰陽養生神仙術數之比附者不與焉。其一曰關老，其義流行于戰國末，乃道術之一派，如天下篇所述者是也。其二曰黃老，其義流行于盛漢，乃用世之學，君相南面之術也。其三曰莊老，其義流行于魏晉，乃與時俯仰之見解，衰代聰明自私之人之避世術也。（干寶晉紀總論，「學者以莊老爲宗」，明莊學比老學在當時更居前列，魏晉玄談，實以老釋莊耳。）

莊書雖稱老子，並非老學，天下篇所論者可證。時至漢初，九流相混，莊義難行于盛時，遂成老子之附庸。太史公所見，乃當時之景象，壹如班志敘墨家所釋貴儉，兼愛，尙賢，明鬼，非命，尙同，諸義，皆

漢代墨者之義，非戰國時墨學之真。自莊書之要義觀之，此爲莊學之衰微，然莊書正恐緣此而不失耳。在一派學術衰殺之日，其名猶盛，其理則識之者少，一切相干不相干者，從此附入，亦事理之恆然。人皆知莊子之名，而不識莊子之實，他家名稍遜者，若與莊義相鄰，在無別擇之時人觀之，即爲莊子書矣。然則漢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，其中正可有他家書之混入，漢晉名賢，無以識別之也。

### 三 齊物論作者爲慎到

今日考訂古籍，僅可有莊子一書之問題，不可有莊子一人之問題，僅可以一篇爲單位，不可以一書爲單位。古者諸子著書，自呂劉諸家之外，多以篇爲單位，集衆篇以爲一書者，後人之作爲，每非著者及生可見之事。功出後死之人，或竟隔遠數代，不能起古人而問之，卽不能辨何者爲原書，何者爲後錄矣。莊子事跡，可考者少，其曾遊稷下否，今不可斷言，（其不遊稷下爲章氏太炎臆說）其真終身不仕否，今無術證明（見史記）。今日可得議而不辯者，只莊書之思想系統耳。

欲明此事不可不立一標準，標準惟何，天下篇所論者是也。莊子內篇七，固爲魏晉名賢所重，然太史公所重者，乃在漁父盜跖胠篋。此由魏晉玄風，逍遙爲勝，盛漢百家，老氏爲先，各從其時，不關莊書之本。天下篇雖未必爲莊生自作，然所舉六派十一家恰與荀子非十二子篇，天論篇末，呂子不二篇，及孟子所論者，大體相合，明其所述者爲戰國末諸子之形態，非如劉安司馬談所說爲漢人之見識也。此天下篇早成之外證也。關老一派，慎到田駢一派，莊子一派，自後人觀之，若不易分，而莊老之混，不特漢儒多作此想，卽莊書本身亦每現此象。然五千文具在，不同卮言，道德義可據，無關逍遙。今莊書多篇竟若混同之水，而天下篇所示，乃爲涇渭未合之上游，從此可知天下篇所示者，莊生之元意，雖胠篋盜跖，亦爲後起之書矣。此天下篇早成之內證也。持天下篇爲準，以別關老與莊氏，卽可出齊物論于莊書矣。

天下篇述慎到田駢之方術曰：

公而不當，（崔本作黨，）易而無私，決而無主，趣物而不兩，不顧於慮，不謀於志，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往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

而悅之。齊萬物以爲首。曰，天能覆之而，不能載之，地能載之，而不能覆之，大道能包之，而不能辯之。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。故曰，選則不偏，教則不至，道則無遺者矣。是故慎到棄知去己，而緣不得已，泠汰於物，以爲道理。曰，知不知，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。譏譏無任，而笑天下之尚賢也。縱脫無行，而非天下之大聖。椎拍輓斷，與物宛轉。舍是與非，苟可以免。不師知慮，不知前後，魏然而已矣。推而後行，曳而後往。若飄風之還，若羽之旋。若磨石之隧，全而无非。動靜无過，未嘗有罪。是何故？夫无知之物，无建己之患，无用知之累。動靜不離於理，是以終身无譽。故曰，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，无用賢聖。夫塊不失道。

豪桀相與笑之，曰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道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適得怪焉。

田駢亦然。學於彭蒙，得不教焉。彭蒙之師曰，古之道人，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。其風淩然，惡可而言。常反人不見觀，而不免於魀輓斷。其所謂道非道，而所言之隧不免於非。

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。雖然，概乎皆嘗有聞者也。

據此文，則慎到著書，曾以齊物一篇爲首也。所謂「首」者，謂首章，猶國語云「以那爲首」。又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：

慎到，趙人，田駢，接子，齊人，環淵，楚人。皆學黃老道德之術，因發明序其指意。故慎到著十二論，環淵著上下篇，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。

據此文，則慎到著書，以論名篇，其數凡十二也。合此兩事，知齊物論者，慎到所著十二論之首篇也。

齊物論一篇中，僅末段見莊子名，然此段陳義乃與前文相反。此段中有云，「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」，前文乃云，「分也者，有不分也」。試取古卷子本看其款式，卷尾最易爲傳寫者追加，此段之來源正當如是。

此篇除末節外，分作數章，皆爲對語。最先最長之一章爲南郭子綦與顏成子游之對語，此兩人皆無可考。據下文南郭子綦名丘，顏成子游名偃，字子游。夫師名丘，而徒名偃，更字子游，儼然影射孔子與言偃。戰國時，孔子與言偃，在儒家

中最知名，荀子所謂「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」也。今乃仿其名號，改其主義，以爲論議，甚矣慎到之弔詭，稷下先生之好事也！

#### 四 前章所持論之旁證

慎到之學見引於晚周諸子者，皆與前說吻合。茲列舉如下。

荀子非十二子篇云：

尙法而無法，不循（從王念孫改）而好作。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。終日言成文典，反紃察之，則倜然無所歸宿。不可以經國定分。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慎到田駢也。

又天論篇：

慎子有見於後，無見於先。老子有見於詘，無見於信。墨子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。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。有後而無先，則羣衆無門。有詘而無信，則貴賤不分。有齊而無畸，則政令不施。有少而無多，則羣衆不化。

呂覽不二篇：

老聃貴柔：孔子貴仁：墨翟貴廉：關尹貴清：子列子貴虛：陳駢貴齊。（高

注：「貴齊，齊生死等古今也。」）

今按：所謂尙法者，解見下章。所謂「不循而好作」者，僅謂其著書陳義，自我作古，是泛語，未能據以審斷慎子思想。其謂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」者，疑謂在上位者，一任所憑之勢以爲治，無待乎辯賢與不肖，正如韓非子難勢篇所引慎到語「無以是知勢位之足恃，而賢智之不足慕也」。齊物之思想，若以之應用於人事，自必去是非，泯賢愚，而專用勢，「上則取聽於上」者，似指居上者當取其力於其自身所憑之勢，「下則取從於俗」者，既不辯是非，等而齊之，自可順俗爲治。

所謂「有見於後無見於先」者，但據本文頗不可解，觀下文云，「有後而無先，則羣衆無門」，則易解矣。由荀子觀之，慎子不能探本追源，以定是非，乃雜然並陳，以爲萬物皆可皆不可，羣衆對此，猶治絲而棼之，何所適從？故曰，「有後而無先，則羣衆無門」也。後者，衆說之比肩，先者，原始之一貫也。

上文所釋，誠非唯一可能之解。吾在此處所祈求辯證者，僅謂荀子此語與齊物論爲慎子義之一說不相違悖，非謂其相互證明，此中分際，不敢逾越。慎子書既號稱十二論，齊物之外至少猶有十一篇，齊物固爲道體之言，此外必有用世之論。以齊物之道論，自可有「無所歸宿」之人事論，用勢而不尚賢之政治論耳。

至于呂覽所載，乃大可爲吾解齊物論之證。陳駢即田駢（見漢志），田駢即與慎子同道齊名之人，莊荀論此一派，皆以二者並舉。此語中所謂柔，仁，廉，清，虛，皆指抽象之德，不關政治之用，則所謂齊者，當亦如是。高誘注以貴齊爲「齊生死，等古今」，不以爲齊貴賤，甚得其旨。田駢既貴齊，慎到亦必貴齊，貴齊之義，正託于齊物論以傳于今耳。

## 五 論 今 本 慎子 不 足 據

如此解齊物論，吾深覺其渙然冰釋矣。然有一類事實，表面與吾說不合者，即漢志著錄慎子四十二篇在法家，而今本慎子思想與齊物論既不相干，文詞更絕不類，是也。

求解此謎，並非難事。由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所示，慎到田駢乃一派之學，今漢志以田子二十五篇列之道家，慎子四十二篇列之法家，明二子之後世，學有變化矣。戰國諸子，相反相生，一傳之後，本師之名號未改，此學之內容乃變，是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論其世也。據史記始皇本紀太子扶蘇語，孔子爲神仙方士所宗，據非十二子篇，子思孟子造爲五行，據漢志語，墨家以養三老五更爲兼愛，以順四時而行爲非命。此豈所以論其朔耶？凡此持論者，皆據當時所見言之，既不可以爲探本之談，亦不便以爲僞造之證。慎到田駢，在始本爲一家之學，天下篇所著者其道論也。其用世之旨，政治之論如何，雖可略窺其端，究不能詳考其說，惟既以絕是非擯知慮爲說，自易流爲任勢尚法之學。意者十二論中先開其端，其弟子所記乃衍而暢之。道家之流爲法家，本自然之勢也。（漢志所謂道家者，雖以五千文爲宗，實乃關尹老聃，慎到田駢，莊周列禦寇之總名。）凡此慎田二子之支流，鄰于法家引于韓非者，正是荀子所謂「尚法而無法」，漢志所以列四十二篇于法家者也。猶之自文子以降引老子言多出五千文之外者，因當時五千文之外，復有託名老子之傳

記，其書後世不傳耳。且學風之變，動于時尚，成于利祿之途。在慎子田子時，世變未至其極，大國猶可安居，稷下先生開第康莊之衢，不治而議論，窮年清談，塊然可以爲生，下逮戰國末，交爭之風更熾，利國之要求尤著，承師說者，自不能不遷就時尚，以寫新書，而資噉飯，於是解老子者，爲申韓張目，承慎到者，助法家揚波矣。儒墨在漢皆曾如此不變，慎學在戰國末亦不免耳。然則韓呂所引，慎子後世書也。果漢志著錄之四十二篇不絕，吾說當得直接證明。今幸道家猶著錄田子二十五篇，高注以爲「齊生死，等古今」，此中得其消息矣。（凡此所論，詳見拙著「變化的諸子」，未刊。）

至于今本慎子，不足深論。今行世著者二本，慎懋賞本最多，亦最不可據，其內篇已雜採羣書，外篇乃純係僞造，世有定評。守山閣本最謹嚴，然實輯佚之書，校以羣書治要多出者甚少，是此書之全佚久矣。凡此佚文，當在四十二篇中，吾所謂後世宗慎子者所寫錄也。

二十五年，五月，六日。

附記：余之蓄此說也，幾近十年矣，人事執掌，東西南北，每思寫出，而逡巡不果。本年五月二日，余與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諸先生聚談一室，涉及此事，乃發憤曰，「今晚回家寫成」，于是盡二夜之力，成此文。

此文寫成後，同事陳鈍先生爲我鈔錄，因舉「國學論文索引第三編」所刊山東大學勵學社所刊之「勵學」中王先進一文，名「莊子考證」，子目有「齊物論之作者問題」一項示余。適研究所無此書，立函山東大學索之。越一週，董作賓先生謂有此書，取而讀之，知王先進先生所持之論與余說全合，即謂齊物論爲慎到作，以天下篇爲證也。（勵學自題出版于二十二年十二月，惟首頁有趙校長序，題一月十日，故知此書出版期當在二十三年一月，或其後。）

余之初爲人道此說也，始于民國十六年春，在中山大學教書時。十七年春，訪胡適先生于其滬寓，談中國古代哲學史之再版重寫，

因及此事。適之先生甚喜此說，勉以速寫，哲學史再版時當引入也。其後適之先生見輒催之，如是二年之久，直至其返居北平之後，猶以爲言。此外余又向同好者道之，如顧頡剛，馮友蘭，羅膺中，羅莘田，丁山，容元胎及其他甚多友人同事，皆習聞吾說。在北大授中國古代文學史課，亦每爲諸生言之。其將此說寫布者，則爲顧頡剛先生。顧先生于所著「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」一文中云。（載于史學年報第四期，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出版，並轉載于古史辨第四冊，二十二年三月出版）：

關於慎到，傅斯年先生有一很重要的發見。他覺得天下篇中所云「棄知去己」，「舍是與非」，「塊不失道」等義均與莊子齊物論相合，而「齊萬物以爲首」一語，簡直把齊物論的篇名也揭了出來了。這是四年前他在談話中所發表的。那時容肇祖先生亦舉一證以證成之。他說，『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「慎到，趙人……著十二論，「齊物名論」，即是十二篇之一』。他們的見解都是極精確的。

按：王先進君文，未注明寫於何時，然「勵學」出版既在史學年報第四期及古史辨第四期之後，再按以編者之「編後」，王君必預讀顧文無疑，因「編後」引王君來信自稱「其材料是本諸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一段，在古史辨第四冊三五七——八頁，和羅根澤老子及老子書的年代一段，同書四四九頁」。 古史辨第四冊刊于二十二年三月，而王文自謂用其材料，則其寫彼一文必不在二十二年之前可知也。 古史辨第四冊既爲王君自認所熟讀，所依據，而王君發揮齊物論爲慎到書之一義，竟全不引同書中顧先生論此事之原文！然此亦不足深論也。

同年月十九日。

此意蓄之十年，以爲不移之論，一旦寫成，轉覺可疑。莊子雜篇中與齊物論之思想相應者甚多，不可以爲偶合，然則齊物論之思想

誰是「齊物論」之作者

與莊生後學者相混久矣，天下篇所論，僅見其始耳。甚矣治學之  
宜毋意毋必也。

同年六月廿一日。